

晋军新方阵

孙 频 著

+

九 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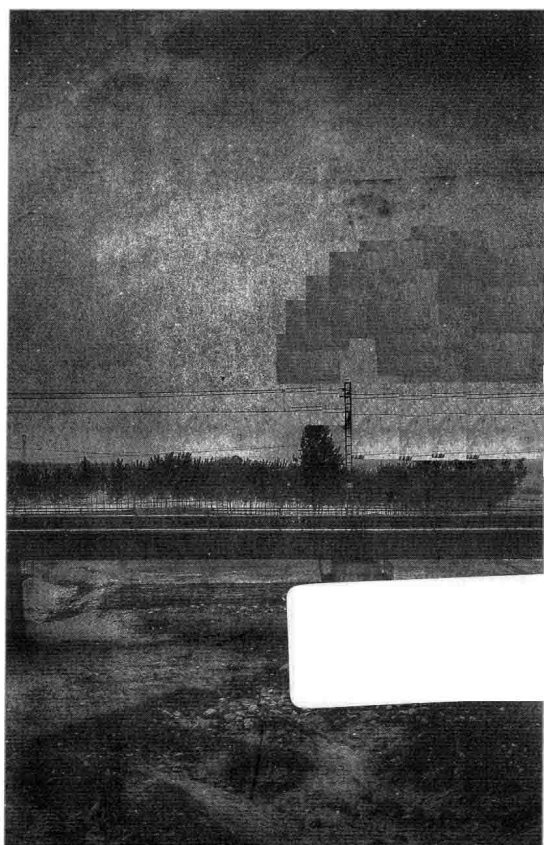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晋军新方阵

◎ 孙 频 著

+

九 渡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渡 / 孙频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457-0946-9

I. ①九…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56684号

九渡

著 者: 孙 频

责任编辑: 任俊芳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946-9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晋军新方阵》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张明旺 杜学文

编委会成员 杨占平 罗向东 张锐锋

赵建平 梁跃进 潞 潞

编委会办公室成员 张卫平 孔令箭

山西新锐作家创作实力的新展示

——序《晋军新方阵丛书》

张明旺

在地域文学的意义上，山西一向被视为“文学大省”。其中的标志性文学现象，一是“十七年”期间赵树理与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这一批“山药蛋派”作家在农村题材创作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二是1980年代更具现代意识的“晋军崛起”一代作家的出现。但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却不难发现，真正以其创作实绩活跃于当代山西文坛者，实际上已经是一批大抵出生于1970年代左右或者1980年代以后的新锐作家。虽然他们各自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风格不一，目前创作成就的高低也不够整齐，但能够有三位作家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能够有不少作品频繁不断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或选载，都充分说明，这批晋军新锐作家正在全国文坛产生着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假若将他们放置

在全国文坛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少数省市之外,如同山西这样一下子出现这么一个创作潜力巨大且已产生了不小影响力的青年作家群体,其实是相当少见的一种文学现象,无论如何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之所以要尽心竭力地组织出版这样一辑《晋军新方阵丛书》,一方面固然是要尽可能全面地展示这些新锐作家的创作实力,另一方面,也是在以组织化的手段坚定有力地助推新锐作家在现有基础上向更高的思想艺术高峰攀登。无可置疑的一点是,入选的王保忠、孙频、杨遥、闫文盛、手指、小岸、张乐朋、杨凤喜、陈克海、李心丽这十位新锐作家,皆一时之选,他们近年来所取得创作实绩可谓有目共睹。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辑十册《晋军新方阵丛书》的集中推出,仅仅是省作协助推计划的第一步,入选者是清一色的小说家。今后,我们不仅会陆续推出第二辑、第三辑,而且还将把关注视野由小说而渐次扩展到其他文学文体。

尽管说这批晋军新锐作家年龄尚且相对年轻,思想艺术也仍然处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但在实际上已经不算短的写作历程中,事实上他们已经形成了若干较为引人注目的思想艺术特点。

首先,是对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与深度思考。应该看到,以文学的形式关注表现变动不居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乃是山西文学界自打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以来传承日久的优秀艺术传统。令

人倍感欣喜的一点是，已然经历过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洗礼的山西新锐作家，不仅没有背弃山西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反而还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有所发扬光大。王保忠近年来专心致志于乡村世相的观察与描写。他的中篇小说《万家白事》，题名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当年陈源斌的那部后来被张艺谋改编为《秋菊打官司》的《万家诉讼》。福生因为矿难而不幸去世，本来应该引发一种发自内心的亲情悲伤，没想到的是，面对着那一点赔偿费，一家人居然陷入到了疯狂“内战”的状态之中。人性在威权资本时代的被极度扭曲于此可见一斑。小岸的《车祸》借助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所真正呈现着的，实际上也同样是亲情人性在强硬的金钱面前的一败涂地。从这种一败涂地出发，小岸对于当下时代的社会伦理进行着可谓是格外沉潜的思考。孙频的《月煞》，书写表现的是三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只有在母亲自杀之后，生活与命运的真相方才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在不知情的女儿面前渐次打开。小说的一大成功处，在于对强悍无比的外婆形象的塑造。惟其如此，批评家何向阳才会认为，“小说中的外婆形象，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小说中最难忘的，她的哀哀无告一下子变作了一往无前，当她坐在欠债人门口六天六夜，当她啃着冷馒头铁下了心，当她用火炉子上的热水浇下自己的面目时，我的心为之震颤。这个人物让我想起鲁迅《铸剑》中的那个黑衣人，她要举起闸门，让孙女出去。1983年出生的女作家能如此从容地写出一个既有深度又有个性的

人物，令人感叹”。陈克海《搭台唱戏》的价值，突出地体现在对于中国社会现实复杂丰富现状的有力揭示上。通过民营实业家王拥军的发迹及败落史的细致描摹，陈克海对于当下时代原始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权力与文化以及人性、欲望之间的复杂缠绕关系都有着足称透辟的尖锐审视。

其次，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山西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也须得承认，这批新锐作家所置身于其中的，毕竟已经是新世纪之初的中国。一种现代主义影响的存在，对于这批经受过现代主义洗礼的新锐作家来说，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也正因此，以一种形式上大胆的实验探索而尖锐切入到当下时代人们一种普遍的精神困境之中，也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晋军新锐作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杨遥的《在圆明园做渔夫》书写表现着一个被现实生活严重戕害的底层青年，被迫在那个著名的圆明园里如同野人一般地与世隔绝地孤独生存达数月之久。其中，一种存在主义层面上强烈荒诞意味的存在，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手指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习惯于通过“我们”这样一种复数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合理征用，而对于一代人无以摆脱的生存焦虑加以深度的透视与表现。闫文盛的《只有大海苍茫如暮》一篇，看似展示的是一次看似寻常的相约出游活动，但在日常场景中所透露出的却是现代人一种精神上的茫然状态。杨凤喜《固若金汤》的故事起因，只是一把毫无来由的钥匙。但就是如此一把没有来由的钥匙，

却最终导致了人物的精神行为失常。以上种种,皆可以被看做是这一方面的切实例证。

第三,是文体上对于短篇小说的格外偏爱与坚守。重视短篇小说创作,是山西当代文学史一以贯之的一种文学传统。无论是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中的其他几位作家,抑或还是“晋军”中的李锐、张石山以及稍后一些的王祥夫、曹乃谦等,都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上表现不俗,颇有生发。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到了这批新锐作家中,仍然有几位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短篇小说的艺术探求。王保忠、杨遥、手指、杨凤喜、张乐朋、李心丽,这一方面的表现都特别抢眼。张乐朋的《快钱儿》意在展示矿工的不幸命运遭际。作家重点描写表现永年和镐头两位矿工对金钱的追求和对女人的饥渴。除此之外,他们的精神世界可谓一片荒凉,没有任何的亮光,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李心丽的《悬着的愿望》,由一个普通农户刘翠花一家关于住房的困境而最终切入到了关于乡村政治生态问题的思考之中,虽然只是一个短篇的有限篇幅,但作家的现实批判意识和人道悲悯情怀却都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这些作家不仅坚守短篇阵地,而且在短篇这一特定文体的写作方面也有所探索。无论是对于生活横断面的巧妙切选,抑或还是对于更具艺术张力的现代心理结构的大胆实验,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切的印象。人们都说当下时代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在一众作家都趋之若鹜地竞相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山西的这些新锐作家能够耐得

住寂寞，执着坚守短篇小说阵地，诚属难能可贵。

在充分肯定晋军新锐作家创作实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的创作仍然难称完美，仍然有着进一步提升的思想艺术空间。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仅要扎根于生活的厚土之中，而且还要能够以一种艺术的眼光对于生活有更深入透彻的理解和把握。“风物长宜放眼量”，真心希望这批新锐作家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能够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以他们更其丰硕的创作成果，使得山西“文学大省”的称号更加名实相符。

2014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001 / 山西新锐作家创作实力的新展示
——序《晋军新方阵丛书》 张明旺

001 / 九 渡 JIUDU

044 / 月 煞 YUESHA

087 / 祛 魅 QUMEI

152 / 青铜之身 QINGTONGZHISHEN

202 / 美 人 MEIREN

254 / 红 妆 HONGZHUANG

298 / 夜月行 YEYUEXING

318 / 耳钉的咒 ERDINGDEZHOU

九 渡

白毛,你的信。

一个顶着一头花白头发的年轻人从角落里站起来,那头白发在灯光里闪着一种银质的光泽,纯而明亮。

他先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然后才小心翼翼接过了那封信。狱警手里的最后一封信也分出去了,众犯人却还像一群没有分到食物的猴子一样,懊恼地不甘地围着他,恨不得从他手里再长出几封信来。狱警不再理会他们,咔哒一声关了牢房的门。他们像是再次被推进了洞底,高高的铁窗像洞口一样悬在半空中,洞口里沉着几点金色的星光,但是深不见底。

青森的灯光带着一种灯光本身的体重往苍白的墙壁上挤,墙壁上便被逼出一种墓碑上的潮湿。灯光从高处坠下压在了每个犯人的脸上,每个人的脸上都被榨出了一轮阴影,阴影

深处是两只木质的眼睛，盯着什么地方一盯就是很久，像是钉子钉进去了一样。监狱里的每一天每一夜都长得极其相似，就像一棵巨大的植物，夜以继日遮天蔽日地生长着，自顾自地繁衍出一片又一片纹理相同的叶子。

在监狱里没有星期，也无所谓月份，只有无边无际的时间像一条大河一样往前狂奔，犯人们便自制出了一套监狱里的历法，那就是以收到一份家书作为一个月的开始。从这天开始往下数，一直数到三十天的时候收到另一封家书，这就是新的一个月的开始，然后再数下去。所以一旦书信没有准时到达，犯人们便觉得历法突然失效了，时间忽然之间紊乱了，荒凉而杂芜地疯长成一片，一点尽头都看不到。真正让人恐惧的就是时间深处这种无边无际的荒凉。这种荒凉要比他们的生命本身更强悍更坚硬，它们像牙齿一样牢牢长在他们身上，不会腐烂，不会死亡，只会像饥饿和干渴一样把他们掏空。

生活在监狱里的人们是生活在一处荒岛上的，四周都是汪洋，他们根本不可能从这里逃出去。那些信便是他们和这个世界的唯一血脉联系。那是血管，不是别的。一旦这血管断了，他们便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了，他们会在这暗无天日的角落里逐渐干枯成时光下面的化石。所以有信来的日子便是监狱里的节日。

几束目光带着嫉妒落在白头发小伙子的手里，就像有几个人的体重同时向他压了过来。他本名叫王泽强，白毛是他的外号。他十六岁进了少管所，两年后又转到监狱，他的头发是从进了监狱后开始变白的。这是他在监狱里的第八年了，他像一株植物一样，过一秋头发便白一层，到第三个年头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一根黑头发了。一头白发在灯光下闪着一种银色的寒光，每一根白发都是通体透亮的，像白色的羽毛。然后，白发下面是一张年轻的铁灰色的脸，散发出的也是坚硬的铁气。这使他看起来就像一株被嫁接起来的奇异的植物。

一株身首异处的植物。

王泽强坐在铺上，把两条腿一盘，就像一只虫子突然把所有的触角都收回去了。他开始小心地却是极其安静地看信。这种异样的安静像栅栏一样围在了他身边，把那些目光挡在了外面，近不了他的身。信已经是开口的，监狱里的每封信都要被监狱里的干部先检查过之后才能到犯人们手中，有时候一封信在他们手里半个月之后才能辗转到达犯人们手里。同样，犯人们寄出去的信也要被看过之后才能往外寄。他从已经撕开的信封里取出了里面的信，顶着一头白发，缩在荒野一般的灯光深处，像一个冻手冻脚的雪人一样，开始瑟缩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信。

信是母亲刘晋芳写来的，每个月一封，每封信都是两页，信的最开头永远是“强强”两个字。他先是攥着这两个字，久久不愿放开。就像在走进一间温暖的屋子前先捂着两颗炭火暖暖身，以适应里面的温度。然后，他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读，每一个字都要看很久，看实了，捂热了，咬碎了，已经消化下去了才去看第二个字。他舍不得看完。第一遍看完再回头去看第二遍，然后是第三遍，反反复复咀嚼。直到熄灯之后，才把信叠起来放在枕头边，一只手搭在信上睡觉。就像是，有一个人正睡在他的身边。

在监狱的八年时间里，每个晚上他都守着这些信，这些信

也守着他，逐渐的，它们被他守成了一个人形，一个有体温的会说话的人形，默默地陪了他八年。

一封信的余温够他用个十天八天的，在最后一点余温散尽的时候他便开始等下一封信的到来。等信的时候是一种前不这村后不着店，旷野里独行的孤独感，好在他心里知道走一段路总有歇脚的时候。这八年里，刘晋芳的信每个月都会按时到的，风雨无阻。但是这八年里，他没有见过她一面。她从来没有到监狱看过他，她只在信里告诉他，她身体不好，走不了远路，从家里走到学校都气喘吁吁地不能讲课。还说怕见了他两个人都会难过，不如不见。她说只要习惯不见了就不会老是盼着见，没盼头的人才能刀枪不入，什么都伤不了他。她在每封信的结尾都会说她在家里等着他，等着他回去给他做好吃的。她一次次地告诉他好好表现，八年很快就会过去的，到了八年头上他就能出去了。她在每一封信里都反复告诉他，八年就是一瞬间，就一瞬间。

于是，他一直活在一种错觉中，那就是，八年就是一瞬间。

现在已经是第八年头上了，再过三个月就年底了，那时候他就能出去了。回头一看真的是一瞬间。像一滴水。这八年里他想起刘晋芳的时候，总觉得她的脸是在一节对面驶过的火车车厢里的，在车厢昏暗的灯光里，这张脸倏忽就不见了，正驶向异乡。他甚至都来不及看清她的五官，她的眉眼像宣纸落在水里一样，丝丝缕缕的墨迹倏忽就融化了，烟雾一般幽静地缠绕在一处，像一只茧一般把她包裹在最里面。他看不清她，也摸不到她。但是他知道她就在那只茧里等着他，这八年里她像一块玉佩一样被他随身带在身上，贴着最深的皮肤，硌着

他，暖着他。他也不想曾小丽，想起她的时候，她也是面目模糊的，她和刘晋芳就像两个月光下的影子，可以在他身体里随意出入，却始终都留给他一个背面。他看不到她们的脸。似乎她们一旦在阳光下显形就蒸发不见了。她们是住在他身体深处的两个鬼魅，八年里他用一寸寸的时光和思念喂养着她们，他心甘情愿这样的，因为他怕她们离开，她们要是离开了，他就剩一具空空的躯壳了，像颓垣残壁一样荒凉无依。只有岁月的风声呜咽着穿过。

他情愿她们就住在里面，即使这八年时间里他根本不可能见她们一面。他是她们的巢穴，只是她们不知道。

刘晋芳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他是被曾祖母带大的。他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因为他是个私生子。据说当年他被关在一只鸡笼子里摆在路边，谁想抱走就抱走。最后收留他的是曾祖母。曾祖母带着他回到了村子里，一直到他十岁。据说他的父母最终还是没有结婚，他们十年里都没有去看过他。他们恨不得他不存在，因为他的存在是一种罪证。他十岁那年曾祖母已经九十多岁了，嘴里已经没有一颗牙了。吃东西的时候她用牙床把东西一点点磨碎，像石磨似的，再就着水咽下去。曾祖母太老了，她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时就像一只风干了的丝瓜挂在那里。她每天用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在眼睛上搭起凉棚看着来来去去的村里的人们。她和人说话的时候，就张开没有牙齿的嘴，露出了里面孤零零的舌头，因为没有牙齿，声音是走风漏气的，像四处是洞。说出来的话也像是被剪过一样，短了一截。眼角的皱纹太深了，像堆叠的矿石一样把两只眼睛深深埋在下面。他就跟着这样一个老人过了十年。

十年后的一天，曾祖母忽然带着他去见了一个人。这是个女人，他认识，是他们村小学的语文老师，叫刘晋芳。刘晋芳原来是镇上中学的老师，三年前自愿来了村里当老师，三十岁了还是单身一人，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小孩子们见了她都有些害怕，她不苟言笑，常年梳一种古怪的发式，就是把两条麻花辫高高盘在头顶，像一朵云垛在那里，使她看起来像戴着什么巍峨的冠冕，又像长着两只巨大的角。她的脸极消瘦，颧骨高耸，眼睛深陷，薄得几乎看不见的两扇嘴唇终日抿在一起，似乎根本就没有开口说话的打算。她确实见了谁都不说话，头和发髻一起向上昂着，细长的脖子里像是被卡了弹簧的，直直绷着。村里人见了她也不说话，因为她虽是移民，根子不在这里，但她身上那点事还是像瘟疫一样也被带了过来。杀都杀不死。

据说，刘晋芳为了能调到省城的学校去，在镇上当了几年的老师都没有找对象结婚，一心要到省城去。为了能调进省城去，她先是和镇长睡觉，然后又和镇上的书记睡觉，偏偏镇长和书记关系一直不好，明里暗里地斗了很多年。一天晚上，他们正好在刘晋芳宿舍门口碰见了。那个书记刚出来就看见镇长走到门口正准备进去，就丢下一句话，她屁股上可长着一颗红痣呢，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镇长进去后急忙脱下她的衣服，一看屁股上果然有颗红痣，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以前却真没注意到。镇长当时就软下来了，折腾了一晚上都进不去。据说这以后他还吃了不少中药。听说她还和镇上中学的校长睡过，那校长酸文假醋的，可能也是答应要帮她调动吧。睡完了还要四处给别人讲细节，传得几乎全镇都知道了。